

欽定唐書

卷百三
十二之
三十八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劉吳韋蔣柳沈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議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

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挽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愼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

京領史事遷祕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尙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苟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

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
取嫉權門王劭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
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
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
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
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
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
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立修武后
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
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議評今古徐堅讀之

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
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
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
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滂劉歆
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
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
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
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
侯殷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
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

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
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
者皆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
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
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
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
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
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
高冠是車中服鞵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
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

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大樂令抵罪子立請於執政立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立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

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立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六子貺餽彙秩迅迴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立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諡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因著外傳云子滋浹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
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
功曹母喪解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職奉法進
至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
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
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相無
所設施廉抑畏愼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爲吏部侍郎
遷尚書會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滋覆疏舛
吏因得爲姦詔與侍郎杜黃裳奪階卒贈陝州大都督
諡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

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爲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

饒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泄史官著史例頗有法彙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爲鄆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鄆廚驛豐給楊炎薦彙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嫗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

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
輔政分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
治宣十年贊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
旣富饒卽厚歛廣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
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諡曰敬迴以剛直稱第進
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迴餽
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爲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
事中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
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

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
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
爲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
議等凡數十篇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
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
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
避地安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
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

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譔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爲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胷臆可爲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麋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

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下卽
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
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常棣之
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
等並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
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
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
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
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
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己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

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況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顓生殺之權其爲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柰何以爲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卽位猶有褚无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謹言爲戒撓直就曲斲方爲刳倫合苟容不

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
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
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爲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
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己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
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
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
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
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
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